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马克思反贫困思想探析^{*}

燕连福 林中伟

【摘要】贫困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性难题，面对贫困这一社会癌症的扩散，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深刻分析，科学揭示了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制。在马克思的视野下，资本主义贫困问题在贫困主体以及贫困发生的时间、范围和维度等方面具有矛盾的二重性。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集中、资本扩张、资本危机、资本逻辑等导致资本主义贫困问题出现主体普遍化、空间差异化、时间波动化、维度双重化等特点。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站在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高度，从价值引领、制度前提、实践主体、实践路径等方面对消除资本主义贫困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为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全人类彻底摆脱贫困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马克思 反贫困 资本主义 公有制

【作者简介】燕连福，哲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林中伟，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 (2021) 04—0026—10

贫困是人类长期面临的社会现象，是制约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同使命。贫困一般包含两个维度：一是生存生活资源的匮乏，既包括食物、衣物、住房、医疗等物质资源，也包括社会资本等社会文化资源；二是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的缺乏，既指贫困者自身发展能力不足，也指国家和社会所能提供的机遇有限。当代著名贫困问题研究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将贫困定义为：“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能力的被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而这却是现在识别贫困的通行标准。”^①总而言之，贫困问题既包括贫困的现实，也包括造成贫困的原因。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贫困总是被烙上时代的印记；作为一个历史性问题，贫困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特征。马克思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贫困问题的关注是其重要的致思方向。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和扩张，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贫困浪潮之中。面对贫困这一社会癌症的扩散，马克思在指导工人阶级革命实践、推动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过程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深刻分析，形成了具有科学性、实践性和革命性的反贫困思想。马克思的反贫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的重要论述研究”(19JZD003)的阶段性成果。

① [印度]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5页。

困思想超越了单纯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站在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高度，科学地揭示了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制，其根本出路在于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实现了对资产阶级反贫困思想的全面超越，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关怀。

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贫困问题二重性的揭示

马克思以宽广深远的理论思维，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和资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一系列著作中揭示了资本主义贫困问题的复杂面孔。在马克思的视野下，相较于以往的时代，资本主义的贫困问题在何人的贫困、何地的贫困、何时的贫困、怎样的贫困等方面，呈现出对立统一的系列二重性。

（一）贫困主体的绝对性与相对性

资本主义社会不仅让无产阶级成为绝对的贫困主体，还将小资本家也纳入其潜在的后备阵营，人类社会过去以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等决定贫富地位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贫富关系的永恒动荡。难怪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道：“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①

贫困主体的绝对性是指无产阶级处于绝对贫困的地位。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指出，“工人不幸而成为一种活的、因而是贫困的资本，这种资本只要一瞬间不劳动便失去自己的利息，从而也失去自己的生存条件”。^② 在资本主义社会，贫困就像影子一样跟随在工人阶级身边。可以说，贫困是专属工人阶级的形容词，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被动地制造了自己的绝对贫困面貌。这种绝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无产阶级的贫困处境与其所处的产业部门无关。庸俗政治经济学家常常宽慰无产阶级，在繁荣的新兴产业部门工作的无产阶级，其获得的劳动报酬将超过社会的平均工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农业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贫困问题：“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总是有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泥潭里。”^③ “资本消费劳动力是如此迅速，以致工人到了中年通常就已经多少衰老了。他落入过剩者的队伍，或者从较高的等级被排挤到较低的等级。”^④ 可以说，无产阶级无论在先进的生产部门就业，还是在落后工作部门就业，其贫困地位都不会得到根本改善。另一方面，无产阶级贫困处境的绝对性还体现在不仅仅是无产阶级自身的贫困，也包括他们妻子儿女的贫困化。对生产效率的追求促使资本家广泛应用机器生产，机器的大量使用让劳动报酬预期更低的妇女儿童进入工厂成为可能。于是，“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⑤ 无产阶级的子女在工厂里复制着父辈的悲惨命运，导致贫困的代际传递。

贫困主体的相对性是指资本家时刻有破产并堕入贫困群体的风险，这一特征与古代封建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古代封建社会，因为严格的等级制度，封建贵族垄断着大量的社会资源，血缘出身决定了人的政治身份，而政治身份直接决定了其经济地位。贫困问题的产生与血统亲缘、政治身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4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3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43页。

份等因素密不可分。在中国古代，表示职官的名词如“五千户”“三百石”直接表达了这种官位与食禄之间的关系，描述社会阶级流动的诗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在现实中发生的概率极低。可以说，只有通过改朝换代的流血革命才能出现社会贫富的大洗牌。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贫困与富裕的经济地位并非永恒不变。贫困阵营里不仅包括广大无产阶级，还包括不断加入其中的破产小资本家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的激烈竞争，让一部分小资本家濒临破产，堕入贫困的境地。这就意味着资本家的富裕地位并非永恒不变，而是处于不断无产阶级化、不断贫困化的危险之中。马克思指出：“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会加剧，资本的积聚会加强，大资本家使小资本家陷于破产，一部分先前的资本家会沦为工人阶级。”^①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也难逃贫困的噩梦，比如在“资本家的乐园”比利时，“城乡中等阶级下层的家庭 39 万户，共 195 万人，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正在不断地下降为无产阶级”。^②

（二）贫困范围的世界性与民族性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来，贫困问题在空间上表现出民族性和世界性特征。封建社会时期那种小国寡民、与世隔绝、足衣足食的社会理想已经化为幻梦，再也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善其身，脱离世界单独进行经济活动。贫困问题就像瘟疫一样，借着资本主义这一宿主在全世界扩张，并在不同的国家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贫困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呈现世界性的特征。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确立以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③可以说，资本主义的发家史就是一部扩张史。在西欧资本主义早期，出于对自由贸易的渴望，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在内部主张废除封建社会时期遗存的各种关税壁垒，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地主通过暴力侵占农民土地，消灭小农经济，建立起资本主义农场。无数失地农民被迫加入雇佣关系中，开始成为无产阶级，成为最早一批遭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剥削的人，贫困问题也首先集中爆发在资本主义先发国家。紧接着，资本主义海外扩张将全球纳入资本主义廉价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瓦解了世界各地独立的自然经济，将全球的劳动者编织进无产阶级贫困的罗网，可以说全球化的历史也是全球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历史。

在不同的民族国家，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贫困问题呈现出民族性和地方性特征。“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④随着西欧国家的大肆殖民掠夺，由此开启了全球范围内的新贫困。在非洲，贫困表现为上亿劳动力的丧失；在亚洲和美洲，则是大量金银贵金属的外流。一部农村从属城市、欠发达国家从属发达国家、东方从属西方的世界历史不断展开，这一历史进程是以后发国家的贫穷为代价的。以资本为主导的全球化日益突破经济领域，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一股荡涤一切的历史潮流。然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内部之间、发展中国家内部之间的贫富差距日益显现，贫困问题也日益呈现出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特征。总体上，在发达国家是相对贫困问题，主要表现为国内贫富差距拉大，金融资本垄断社会资源，穷人发展权利受限，社会公平缺失；在发展中国家则是绝对贫困问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774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35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860~861 页。

题，主要表现为大量贫困人口生活在温饱线下，缺乏工作就业机会，工资收入极低，不能保障基本的生存权利，处于极端贫困地位。马克思深刻揭示了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必然扩大的发生机制和贫困问题在范围上的民族性特征，而现实再次验证了马克思的科学预见。

（三）贫困频次的全时性与周期性

资本主义贫困问题在时间上呈现出全时性和周期性相结合的特点。贫困问题在资本主义的任何发展阶段都是一个难解的社会问题。除此之外，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阶段，资本主义贫困问题尤为突出，呈现出周期性特征。

一方面，贫困问题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任何时期都是工人阶级的梦魇。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不同社会状态下，工人都无法摆脱贫困状态。“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遭受的痛苦最深重。他遭受的压迫特别沉重是由于自己所处的工人地位，但他遭受的一般压迫则是由于社会状况。而在社会的增长状态中，工人的毁灭和贫困化是他的劳动的产物和他生产的财富的产物。”^① 工人的可悲命运就在于，“工人的贫困同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成反比”。^② 可以说，在任何时候，即使在资本主义繁荣发展时期，工人阶级都难以摆脱被剥削的悲惨命运，工人阶级的贫困具有全时性、全阶段性的特征。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贫困问题还具有周期性特征。在资本主义发展低谷时期，工人阶级甚至资产阶级的日子尤为艰难。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农民依靠自然界从事生产，其收入与自然因素直接相关，洪涝、干旱、霜冻、冰雹、蝗灾等自然灾害是导致农业减产的主要因素。而在资本主义时代，贫困问题的周期性呈现出更多的社会性内容。马克思指出，“只要粗略地浏览一下英格兰需要救济的贫民的统计数字，就会发现，他们的人数每当危机发生时就增大，每当营业复苏时就减少”，^③ “这种贫民人数的增减运动反映着工业周期各阶段的变换”。^④ 可以说，资本主义的贫困问题与资本主义危机息息相关。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由于生产过剩、企业裁员，导致大量工人失业并陷入贫困境地。1825年英国爆发了第一次周期性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此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呈现周期性爆发。每当经济危机发生后，无产阶级的贫困状况就会进一步恶化。除此之外，大量因经济危机导致破产的小资本家也大量加入到贫困大军中。

（四）贫困维度的物质性与精神性

在马克思笔下，缺乏饮食、营养不良、衣不蔽体、人居环境恶劣、缺医少药、疾病丛生、早夭短寿、犯罪滋生、道德败坏、精神贫瘠等构成了资本主义贫困的整体面貌。资本主义的贫困不仅是物质维度的贫困，还包括精神维度的贫困。

在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的物质性表现为贫困人口基本的物质需求得不到满足，衣食、住房、医疗等物资性生活资料匮乏。“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⑤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食品、住房、医疗等多个方面记录了英国无产阶级的贫困面貌，其中诸如“十几人共同租在一间房内”“工人营养摄入不如监牢囚犯”“工人的肺结核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23～12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4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5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8～159页。

和其他肺部疾病是资本生存的一个条件”等物质性贫困让人惊愕不已，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吃人的残酷现实。

有怎样的物质，就有怎样的精神。极端贫困的物质生活很难开出文明的精神之花。正如马克思所言：“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① 被马克思誉为当代社会生活的历史学家的巴尔扎克这样描写农业工人：“谋利已成为他们思想的唯一动力，一七八九年之后尤其如此；他们从不问某一行动是否合法或合乎道德，只问是否有利。”^② 资本主义撕下中世纪的道德外衣，把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脉脉打入理性计算的冰水之中，这种精神性的贫困也成为资本家的症候。马克思引述《评论家季刊》说道：“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 10% 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 20% 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 50% 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 100% 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 300% 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③ 可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精神维度的物化、异化、恶化、虚化成为一种与经济地位无关的普遍化现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难以逃脱精神贫困的宿命。

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贫困原因的分析

随着资本主义贫困问题愈演愈烈，出于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当性的目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开始寻找纾困之方。马尔萨斯认为：“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④ 按照这一观点，贫困是由于绝对人口过剩带来的。亚当·斯密则认为：“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⑤ 在斯密看来，经济人的自利行为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可以导致利他的结果，继而增进全社会的福利，避免贫困问题。上述观点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扭曲了贫困问题的本质。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基础上，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致贫原因。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马克思首次关注贫困问题，并指出农民的贫困问题不在于自身，而在于国家管理制度。继而，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使用“异化”这个颇具黑格尔哲学意味的概念，分析工人阶级的贫困问题，并指出“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是导致贫困问题的最终元凶。在《雇佣劳动和资本》中，马克思揭示出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秘密在于混淆劳动与劳动力之间的差别，从而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累积为支配劳动的资本。最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完成对贫困问题的深入分析，资本家通过资本增殖活动无偿独占剩余价值，无产阶级无法完全占有自身劳动创造的价值，以至于出现了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化的现象。马克思认为贫困现象表面上受到社会分工的制约与作用，但造成资本主义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家通过剥削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不断实现资本积累，而无产阶级贫困化是资本积累的绝对规律，“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⑥ 具体而言，资本主义贫困问题是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集中、资本扩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743~744 页。

② [法] 巴尔扎克：《农民》，资中筠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871 页。

④ [英]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朱泱、胡企林、朱和中译，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第 7 页。

⑤ [英] 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册，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316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742 页。

张、资本危机、资本逻辑等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引起的。

(一) 资本集中造成贫困主体普遍化

贫困主体的普遍化是指在资本主义社会，贫困化不仅是工人阶级的，也是小资本家的。首先，工人阶级的贫困地位由工人阶级所处的生产关系所决定。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只有沦落为商品才能养活自己，工人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取必要的生活资料，以养活自己和家庭。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指出：“第一种人积累财富，而第二种人最后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没有可出卖的东西。大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人的富有就是从这种原罪开始的；前者无论怎样劳动，除了自己本身以外仍然没有可出卖的东西，而后者虽然早就不再劳动，但他们的财富却不断增加。”^①“在社会的增长状态中，工人的毁灭和贫困化是他的劳动的产物和他生产的财富的产物。”^②日本社会主义运动者幸德秋水总结道：“财富的分配不公，是由于生产物不归生产者所有。”^③资本与劳动相分离，使得活劳动服务于死劳动，其结果是资本的增殖和工人阶级的普遍贫穷。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加速资本增殖，大量机器应用于资本主义生产，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工人面临失业的压力。“在机器逐渐地占领某一生产领域的地方，它给同它竞争的工人阶层造成慢性的贫困。”^④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机制创造出大量相对过剩人口，成为马克思所谓的产业后备军，最终导致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其次，资本集中让部分小资本家面临破产倒闭的困境，造成小资本家的贫困。资本集中是指资本的合并，主要表现为大资本吞并小资本或若干小资本联合成大资本。历史事实佐证了马克思的预见，由于资本不断集中，美国倒闭的企业数量剧增，“1965 年到 1970 年期间，平均每年在 10000 家以上”。^⑤随之而来的是许多小资本家的破产和贫困。“不言而喻，经历这种更新过程的资本越是由于集中运动而大量聚集，对劳动需求的绝对减少也就越厉害。”^⑥资本集中一方面加速劳动者失业，让无产阶级陷入贫穷境地，另一方面，让小资本家遭受破产的命运而无产阶级化。总而言之，资本集中让无产阶级和小资本家都面临贫困处境。前者是绝对的、永久的，后者是相对的、暂时的。

(二) 资本扩张引发贫困国家差异化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资本扩张在空间上蕴藏着超越一切国界的力量。可以说，“世界历史其实也就是资本主义文明通过普遍交往在世界范围扩张与复制的历史”。^⑦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人类历史从地区的、分裂的国别史走向整体的、统一的全球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求不断扩大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资本主义强国凭借暴力和商品逐步打开亚非拉国家的大门，最终通过其先进的生产方式将亚非拉国家纳入统一的资本主义市场中。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82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124 页。

^③ [日]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神髓》，马采译，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12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496 页。

^⑤ 徐禾：《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92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724 页。

^⑦ 李包庚：《世界普遍交往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社会科学》2020 年第 4 期，第 8 页。

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① 资本主义生产的世界性，让人类历史从彼此隔绝的国家史发展为世界史成为可能，也让贫困问题呈现出国家差异性成为可能。马克思指出：“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② 大量资本的涌人，加速了先发国家资本积累的进程，大大提高了无偿占有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的效率，进一步导致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生产力水平差异的悬殊导致不同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后发国家处于产业分工的不利地位，其民族产业时时有破产倒闭的风险，其无产阶级遭受的剥削最重，对风险的抵御能力也最差。“今天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之内就会夺去中国千百万工人的饭碗。”^③ 与先发国家的贫困问题不同，后发国家的工人阶级因为遭受本国封建官僚、资产阶级和外国资产阶级的多重剥削和压迫，其贫困问题愈发严重。

（三）资本危机导致贫困发生周期性波动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呈现周期性特征，导致资本主义贫困问题也随之波动。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危机总是以生产不足的形式发生，早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否认供需失衡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萨伊定律认为，总需求永远不会过剩。“一笔销售之后，必定跟着一笔等额的购买；换句话说 C-M-C 的流通不可能中断，因此，没有危机，也没有生产过剩。”^④ 而实际情况却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登上历史舞台，其最一般的表现便是商品的生产过剩。“如果在一个经济的社会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⑤ 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遵循着交换价值主导的逻辑，资本家对资本增殖的无限渴望导致其生产过程不受需求的限制，呈现无限制的特征，由此引发生产过剩。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内在的矛盾，具体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企业内部有序生产与整个社会无序生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要求无限扩大生产与劳动人民有限的购买力之间的矛盾。资本家之间你死我活的竞争，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是在生产着过剩产品，进而引发供需失衡，导致经济危机，其结果是企业破产，大量工人失业。依靠出卖劳动力而谋生的无产阶级是经济危机最大的受害者，大量无产阶级在经济危机期间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加重了无产阶级的贫困状况。马克思感叹道：“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⑥

（四）资本逻辑催生贫困维度双重化

资本逻辑不仅主导着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而且还主导着人类的精神生活，造成人类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⑦ 资本具有“主体化”的性质，即资本控制人、控制社会，取得对人和社会的支配权。其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对于人类自由全面发展而言就是一种异化力量。对效率的追求，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求无限地进行分工。正如电影《摩登时代》所展现的那样，工人手拿扳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6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80页。

④ [美] 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陈观烈、秦亚男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7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72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4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1页。

手，眼中所见一切都是劳动对象，即使女性大衣上的纽扣也被误认为是流水线上的螺丝钉，其结果是工人完全的工具化。“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转述亚当·斯密的话：“他在自己的专门职业中的技能是靠牺牲他的智力的、社会的和军事的品德而取得的。但是，在每一个工业的文明的社会中，这是劳动贫民即广大人民群众必然陷入的境地。”^② 其二，资本通过对经济活动四环节的全面控制，实现对人类日常生活的全面支配。资本逻辑追求经济利益至上，但是人类生活却是丰富多彩的，资本逻辑的单一性与人类生活的多维性构成了一对基本的矛盾。在此背景之下，人类日益成为一种仅仅追逐经济利益的逐利机器，从而导致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甚嚣尘上，人类日益迷失在金钱或资本逻辑所编码的文化产品中，人的主体性、创造性被严重削弱。这一切使得资本主义贫困问题不仅仅是物质的贫困，更是精神的堕落。

三、马克思对消除资本主义贫困问题策略的思考

在马尔萨斯看来，贫困的根源在于绝对人口过剩，因此，消除贫困可以通过控制人口出生率和积极提高人口死亡率的方式实现。“对穷人一定不能提供政府救济，给他们提供帮助会让更多的儿童生存下来，从而最终将使饥饿问题更加恶化。”^③ 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英国修改了《济贫法》和《谷物法》。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重弹了同情、仁慈的老调，将源于物质生产方式的贫困问题的解决诉诸伦理方式。上述理论观点及其实践都没有找到消除资本主义贫困问题的科学之道，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深入剖析，高擎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大旗，将反贫困的实现路径确立为通过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暴力革命，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路径具有科学性、实践性和革命性。

（一）价值引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的反贫困思想不仅是为劳苦大众发声的学问，更是为世界亿万生民立命的学问。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诞生之初就是为了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④ 马克思站在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高度思考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他从分析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生产关系入手，指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手段和途径。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即指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充分、自由、和谐的发展，而贫困正是阻碍人类追求全面自由发展的拦路虎。马克思从人的劳动关系这一维度把握自由发展。在封建等级制度中，劳动者被严格限定在固定的阶级身份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因自由出卖劳动力而陷入一种偶然性中，这种偶然性和流动性是一种虚幻的自由表象。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自由因其本质上对物，也即资本的依赖，实际上是一种不真实的自由。在追逐自由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过去的封建农奴只需要摆脱领主的压榨，转化为从事自由劳动的市民就可以。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想要自由，缺乏任何可以转化为其他阶级的条件，只有消灭现存的异化劳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彻底摆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19页。

^③ [美] 斯坦利·L. 布鲁、[美] 兰迪·R. 格兰特：《经济思想史》，邸晓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3页。

脱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困。可以说，马克思的反贫困思想不仅为解决资本主义的物质贫困提供了方案，而且为摆脱资本主义精神异化指明了方向。

（二）制度前提：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

“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成分，摒弃了其庸俗的成分，始终坚持总量分析并承认阶级差异的客观存在，坚持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平等中考察贫富差距现象。这样，就将贫困的产生根源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现实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为科学揭示贫困的本质提供了答案。”^①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导致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导致无产阶级贫穷落后的制度根源。“阶级社会的活力并非源于所有人的富裕，而是源于社会中的一部分人的日益贫困与一部分人日益富裕所形成的对立结构。”^② 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被动地制造了自己的贫困面貌。“在这个直接处于人类社会实行自觉改造以前的历史时期，人类本身的发展实际上只是通过极大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的。”^③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它也将被历史地消灭掉。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自然经济中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矛盾必然导致对其进行否定之否定，从而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在资产阶级掌握生产资料的前提下，科学的发展只会加速工人失业，机器的改良只会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一句话，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物质生产力的进步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福利的普遍增加，而是导致更加剧烈的生产竞争和资本集中，更加普遍和隐秘的剥削方式。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不是消除贫困问题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关系的变革才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制度前提是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从来不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框架内寻求贫困问题的解决，他主张只有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改变无产阶级绝对贫困的地位，进而打破资本主义二元对立的阶级结构，从根本上消除贫困的根源，实现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内的全人类的解放。

（三）实践主体：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

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深陷于贫困之中，实际上也已然蕴含着贫困问题的解决之道，其根本出路就在于无产阶级本身。马克思明确指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④ 随着无产阶级贫困程度的不断加深，无产阶级的力量也在日益增长，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的力量随之日益积累。贫困治理不是一个国家的独角戏，而是需要世界多方参与的交响曲。因为经济发展程度的高低和在国际分工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贫困问题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性要求无产阶级贫困问题的解决不能只是局限于个别国家之内，而是要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才能实现。历史上，资本主义国家常常以转移本国阶级矛盾的方式输出贫困，加重其他国家的贫困问题，将本国工人阶级贫困面貌的改善建立在对其他国家工人阶级更深重的剥削之上，从而引发不同国家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这种减轻国内贫困、加剧世界无产阶级贫困的方式不能从根本上全面解决贫困问题。“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能最终实现，因为共产主义不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⑤ 在通往共产主义理想的道路上，马克思主张工人通过国际联合的方式，共同推翻旧世界，建设一个摆脱对资本依赖的真正的共同体。唯有如此，才能瓦解各国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分化。“全世界无产者，联

① 孙咏梅：《马克思反贫困思想及其对中国减贫脱贫的启示》，《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7期，第88页。

② [日]渡边雅男：《世界的贫困 贫困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7期，第10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8页。

⑤ 丰子义：《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论意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第116页。

合起来！”是共产党的战斗檄文，马克思多次强调工人运动的世界性，只有如此才能突破狭隘的民族国家的虚幻共同体，达到真正的摆脱贫穷的自由共同体。

（四）实践路径：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才能真正彻底摆脱贫穷。《共产党宣言》全文有 78 处用了“革命”一词，在其结尾处更是旗帜鲜明地写道：“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①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财富分配不均，阶级鸿沟加大。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言人的资产阶级是既得利益的获得者，在政治上控制着国家机器，反对任何损害本阶级利益的变革。资产阶级并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必须通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暴力革命变革生产关系，完成所有制由资本家所有向全体劳动者所有的转变，让广大劳动者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中解放出来，才能最终消除贫困问题。

（责任编辑：王维国 王华）

An Analysis of Marx's Anti-Poverty Thought

Yan Lianfu Lin Zhongwei

Abstract: Poverty is a historical problem of human society. Facing the spread of poverty as a social cancer, Marx revealed that the root cause of poverty lies in private ownership through a profound analysis of the laws governing capitalist economic operation. From Marx's perspective, the poverty problem of capitalism has a contradictory duality in terms of the main body of poverty as well as the time, scope, and dimension of poverty. The laws of capitalist economic operation such as capital concentration, capital expansion, capital crisis, and capital logic have led to the universalization,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temporal volatility, and dimensional duality of the poverty problem. With a noble pursuit of mankind's all-round and free development, Marx actively explored into the issue of eliminating capitalist pover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value guidance, institutional premise, subject of practice and path of practice, pointing the way for the entire humanity, including the proletariat to get rid of poverty.

Keywords: Marx; anti-poverty; capitalism; public ownership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66 页。